



青岛咖啡饭店南海路店。

俄罗斯侨民与青岛的西餐业

20世纪20年代以后,青岛的餐饮业形成了中餐、西餐、日本料理三大格局。之所以这样,是因为虽然中国政府收回了青岛主权,但来青岛的日本人增无减,同时西方各国企业纷纷落户青岛,促使各国侨民来青。从20世纪初进入青岛的西方饮食文化此时已经逐渐被中国人接受,青岛也有了众多西餐店、咖啡厅、酒吧。

鲁继勇

青岛餐饮多元化 西餐中的“俄罗斯口味”

Кофе是俄语词汇,直译为中文就是“咖啡”,但是在餐饮业中,是指某一类的餐厅。在俄罗斯,平日对外营业的餐饮单位根据规模大致可分为三类:столовая, кофе, ресторант。Столовая,通俗地讲就是食堂,以家常菜为主。кофе和ресторант都可以翻译成餐厅,其区别在于,ресторант在菜品、就餐环境、服务上要上档次,要比кофе高一些,就餐的客人进入ресторант在着装等方面要注意很多细节,кофе则要随意一些。

在浙江路和广西路路口原有一家德国人经营的西餐店——大仙饭店,后停业。俄国人科洛斯接手后改为马克西姆餐厅,其规模不大,但装修与菜品都很精致。1935年,郁达夫、王映霞夫妇携子来青,朋友们在可可斋、亚东等中餐饭店宴请他们,而郁达夫到马克西姆餐厅就餐的次数最多。与此同时,汇泉路2号的可乐地饭店、中山路上的联合咖啡厅(位于当年的亚当斯大厦,后来的第一百货公司大楼内)也是俄罗斯人经营的。

当年的青岛,很多西餐厅是俄罗斯侨民开办的,除了前面所提到的,我们可以从《青岛概览》的图表中找到更多记录。

花园饭店,曲阜路二二号,电话:三二四九

青岛咖啡饭店,中山路五三号,电话:三六八八

波连司酒店,肥城路一〇号

万国酒店,沧口路五一号,电话:五九二二

……

青岛早期西餐厅 在文学作品中频出现

著名作家、翻译家卞之琳1936年冬季第二次来青岛,从事翻译工作。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,住的是一家俄国人开的旅馆,在房间入夜能看到小青岛的灯光。同年12月,他邀请何其芳也来到青岛,两人一起在这里度过了1937年的新年。这家旅馆旧址今仍在,后来加盖了一层,成为三层,今天的门牌是莱阳路28号。门口还有一块牌子——张玺故居。据当年在青岛生活过的俄罗斯老侨民回忆,这家饭店主营住宿,餐饮水平一般,似乎没什么代表性菜式。

女作家赵清阁写的《青岛一日记》、散文作家柯灵写的《咖啡与海》中都写了青岛咖啡饭店。

柯灵写道:“感谢朋友的盛情,让我

也做了一回青岛咖啡饭店的座上贵客。从汇泉马路过去,相隔不远,在清静的大海,傍着疏疏的槐树林子,有一所玲珑剔透的洋楼……白衣的侍者含笑相迎,经过甬道,来到大厅。辉煌的壁画,灿烂的明灯,跳舞场在正中……同座不善舞艺的朋友却懂得这滨海名城的许多故事。他说,这青岛咖啡饭店是白俄商人开的,每年这儿只做一个夏季的生意,过了夏天他别有经营,可是一夏的收益为数可观。”

其实,青岛咖啡饭店的经理是希腊人E.斯迪樊迪斯(E.Stefanides)(也有资料显示他实际是俄裔犹太人),合伙人是俄国人M.E.维考夫斯基(M.E.Vaikovsky)。

当年,青岛咖啡饭店除了中山路的主店外,在南海路有分店。柯灵当年就餐的是青岛咖啡饭店的南海路分店,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第一海水浴场改造才拆除,80年代第一海水浴场再一次改造,这里又成了一家饭店。青岛咖啡饭店当年是老青岛规模最大、最具声望的西餐厅。

青岛咖啡饭店的西餐是非常上档次的,当年在青岛组建“亚洲之光”乐队的发发洛夫的孙女来青岛寻找祖辈的生活痕迹时曾经说过,她的祖母告诉她,当时祖父最喜欢在离家不远的青岛咖啡饭店(南海路的分店)演出,因为那里档次高、环境好,挣的也多,可惜那里到了冬天不营业。位于中山路的青岛咖啡饭店总店也可以演出,但是因为那是当时最好的饭店,所以有不止一支乐队在那里,竞争非常激烈。相对而言,他的祖父比较喜欢当时青岛咖啡饭店马路对面的一家俄罗斯菜馆,那家的老板人不错,演出结束后除了结算工钱,还会送一些店里自己烤制的小糕点之类。而且那家店的消费水平相对青岛咖啡饭店来讲,不那么高,没有演出的时候一家人去吃个饭,因为和老板认识,会给一些优惠。据考证,她祖母说的那家消费水平比青岛咖啡饭店低一点、在马路对面的俄罗斯菜馆,应该是当年的花园饭店。

而我收集的1933年有关青岛的介绍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青岛咖啡饭店,侨商,中山路十四号,早餐一元,午晚餐楼上二元,楼下一元五角,电话三六八八号……花园饭店,俄商,曲阜路。午茶八角,午晚餐一元六角至二元,电话三四二九号。”

不变的“青岛咖啡” 留下侨民的味道记忆

青岛咖啡饭店因为是俄罗斯侨民创建的,所以菜式是俄罗斯口味的西餐。

曾经在青岛生活过的拉里斯·尤里耶娃回忆,20世纪40年代后期,他们家的家境好起来了,她的丈夫会在周末带着一家人去“青岛咖啡”(他们习惯将青岛咖啡饭店称为“青岛咖啡”),夏天的话去南海路的那家店,坐在太阳伞下面,用餐,休憩,喝着泡打水、吹着凉风、看着海景,很是舒服,还可以下海游泳。她丈夫有一条小巧玲珑的帆船,教会了她如何驾驶,她会在汇泉湾里转转。不过那个餐厅只在夏季开放。平日里,他们会去中山路的“青岛咖啡”,那是总店。二楼的环境很优雅。有印象的菜式除了俄罗斯红菜汤,还有蘑菇浓汤、基辅丸子等,口味非常地道。

“青岛咖啡”的老板是俄罗斯犹太人,抗战时期被抓去了潍县集中营,抗战胜利后回到青岛,没多久就把饭店卖了,然后离开了中国。当他们听说饭店被中国人买走后,有点失落,觉得以后不会有家乡的味道了。可是他们了解到,买下“青岛咖啡”的中国人没有对饭店的菜式做大的改动时,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试吃了一次,惊奇地发现“味道没有变化,依然地道得很!”

我告诉拉里斯奶奶,那个买下饭店的中国人是我的曾祖父鲁寿山。当然,他们不知道鲁寿山此前一直在国际俱乐部任职,他对欧美各式“西餐”都了如指掌,聘请的西餐厨师各有拿手的菜品。拉里斯奶奶说,年代久了,老板的名字记不住了,如果有照片看看就好了,印象中是一位高高大大的中国人,不过她丈夫和他熟识,她丈夫说,这位中国经理为人诚信,把饭店经营得很好。

后来我去看望拉里斯奶奶的儿子尤拉叔叔,聊起青岛咖啡饭店,我提起我的曾祖父是那里的经理,尤拉叔叔兴奋地冲着玛莎婶婶喊道:“玛莎,你经常念叨的青岛咖啡!阿廖莎的太爷爷就是那里的经理!”据尤拉叔叔回忆,他对“青岛咖啡”有印象,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,那时候家境好了,父亲在周末会带着一家人外出吃饭。我从电脑里找出来我太爷爷——鲁寿山的照片给他看,他说:“对对对,就是这个人!我爸爸说鲁先生会说好几国的语言,抗战胜利后他们一起参加过一些庆祝的活动,他们俩很熟的,我也见过他,个子很高,很精神的一个人!”

直到现在,一些国外回青岛寻旧的俄罗斯人还在打听“青岛咖啡”,有些是当年在青岛生活过的,如今也都年逾古稀,还有一些是在青岛生活过的俄罗斯侨民的后人,听了家里老人的讲述,来青岛找寻家族的回忆,这些人和所有的老青岛一样,与“青岛咖啡”都有着一份难舍的情缘,对青岛老事物有着一份浓浓的眷恋。

图片由作者提供(注:本文为作者新著《喀秋莎在青岛 俄罗斯侨民往事》节选,略有改动。)



20世纪50年代青岛咖啡饭店广告。